

翠神 文潔華

人是社會動物，多學習在人面前怎樣表現自己不但有好處，而且必須。教練教高球手打高爾夫，發覺他們學習到了一個程度，進步便緩慢起來，且停滯不前。談起這事，他們便理論多多，常常說自己犯上了怎樣的錯誤，姿勢和角度如何不對，用力又有差池等等，很有自己的見解，但又同時表現了心理障礙。

志在表演

教練於是介紹另一種方法，要他們想想打球的時候，姿勢好不好看便成了，並想像觀眾看到他們的球姿便滿足，不論得失。大家於是努力把自已的心態轉移，結果從中獲得很大的樂趣。其後，他們看來真的打得精彩，球姿美妙，甚至在泳池游泳的時候，也齊齊練習如何彎臂拉腰，並自拍分享。即使打球得分未見突破，但自我滿足和進步感顯然提升了；感到原來滿足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表現或表演，會帶來給社會動物良好的感覺。事實也證明那些致力及留心自己表現的人，事業較順利，機會也明顯增多。當然，內涵與表現相符，裡外一致才更有利。

儲備肉食和蔬菜乃潮流所向

面對這種長期的形勢，各國政府都採取了穩定物價的措施。去年十月，中、日、韓以及東盟各國農業部長會議上，各國部長一致同意創立一項新大米儲備制度，分配大米儲備的數額以應對自然災害等可能造成的糧食短缺，投機商人乘機抬高價格。韓國政府在幾年之前已經開始設立冷凍庫儲備大米和雜糧，在價格高的時候，拋出市場，平抑物價。今年一月份，韓國胡蘿蔔十一日的價格為每公升六千二百二十七韓圓(約為三十一點六元人民幣，同比上升了百分之五十)。另外，白菜、圓白菜、蘿蔔及西蘭花等蔬菜價格均同比上漲了百分之百以上。政府立即用低於市場百分之四十的價格，投放到市場上，平抑物價。目前，香港政府對有關入口商太過寬容，進口商賺了這麼多錢，應該有權利必有義務，政府應該責成這些入口商，必須貯備足夠的冰鮮肉類和雜糧，建立儲備制度，副食品進口商也應該仿照執行。特區政府也應該邀請一些熟悉市場經濟的專家組成顧問委員會，在廣東設立一些冷凍、儲備一定的肉類和不易變壞的蔬菜，隨時平抑物價，照顧民生。

邊界：送別也斯

吳曉斌的電郵說：「十五日早上扶靈前來，感謝也斯的學生，她們利用科技補救了人腦的缺失——以手機上網，終於找到了，幸虧沒有耽誤時辰，我舒了一口氣，說：『無論你做好怎樣的準備，包括最壞的心理準備，也總有一些什麼，在匆匆忙忙中遠遠未如人意：』」這是我第一次這樣讀詩——對着手機小屏幕上微小的字，為老朋友讀一首最後的輓詩：「你指給我昔日羅馬人留下的邊界，你開大字典；『來到土地上的邊界，那裡昔日遊歸來，問你這字的意思』你耐心地為我們翻開大字典；『來到土地上的邊界，那裡昔日有圍牆和碉堡，外面是無窮的可能和危險，多少次我來路過路過頭，國家疆土的邊界，個人知識的邊界』日常感情起伏的邊界，舉步猶豫……」

這是最後一首輓詩了，前一天從黃昏到子夜，有很多朋友讀也斯的詩，有人讀《給苦瓜的頌詩》(等你從反覆的天氣裡恢復過來/其他都不重要)，有人讀《中午在鯽魚浦》(我看見人們在趕路/在殯儀館對面/花籃的人在剪花)，有人讀《茶》(茶香中總有苦澀呢/杯底的茉莉瓣/或聚或散成團……)以文一讀讀《雲游》(即使白雲美麗你也不能住在裡面)一邊跟父親對話，擠滿了悼念者的禮堂，原來就是傳說中超越一切邊界的「拜波之塔」。

琴台聚 葉輝

我可否請你說幾句話並讀《邊界》(Linda)，作為整個悼念的總結，那是也斯寫給一位德國老先生Gerard Mognonoh的輓詩，內容對也斯也是很適合的……」我答應了。

我們不再活在理性邏輯的範圍裡了嗎？「曾經指給我路旁城市的風景錢/如今縱橫公路上的交通竟也傷害了你/你不介意越過邊界支持其他民族的/如今真的越過我們所知的邊界/愈去愈遠了；恍如天鵝進水的新涼/人醒在時間的頭顱/願你在邊界的那邊，找到另一所音樂農莊/更優悠地聽你的音樂。」

紅塵乃是「風月」鑒

《紅樓夢》裡有兩樣家什好生了得，都是性命攸關的玩意，一個是「通靈寶玉」，終日掛在寶哥哥脖子上，須臾不可離；一個是「風月寶鑒」，裝在跛足道人的襪裡，神秘且神奇。有道是花開兩朵，各表一枝，這裡只揀那「風月寶鑒」當話題。且說那賈瑞，因「泡」鳳姐不成，倒被其毒設相思局捉弄，不到一年工夫，竟添了一身病，吃了幾十斤藥也不見效。三魂悠悠歸地府，七魄蕩蕩赴黃泉，眼看就要過奈何橋了，此時卻來了個救命菩薩——跛足道人。只見他從襪裡取出一隻正反兩面皆可照人的鏡子，即「風月寶鑒」，遞給賈瑞，並告之曰此鏡是專給那些「聰明傑俊」、「風雅王孫」等看的，還一再告誡他，「千萬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緊，要緊！」言明「三日後吾來收取，管叫你好了。」但賈瑞不聽勸告，照了正面，結果一命嗚呼。賈瑞父母早亡，由祖父賈代儒夫婦一手養大。賈代儒平日對賈瑞管教極嚴厲，哪裡料到會出這等事體？悲痛欲絕的賈代儒大罵道士：「是何妖鏡！若不早毀此物，遺害於世不小。」正命人打算把這鏡子燒了時，鏡內哭道：「誰叫你們瞧正面了！你們自己以假為真，何苦來燒我？」結果跛足道人如期趕來，搶了寶鏡，飄然離去。此後，再無人得見此物了。從露面到消失，「風月寶鑒」不過曇花一現，可對此物的品評解讀卻由來已久，延續了幾個世紀。「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曹雪芹的設問，充滿焦慮甚至無奈，不難看出其內心糾結：擔心「看官」會不留神把其殫精竭慮、嘔心瀝血寫成的作品，當成「風月談」去消遣。這就等於從另一角度告訴我們，曹氏從題材選取、主題開掘，到人物設計、情節安排，乃至細節處理，無一處不是精心所為，無一筆不是著意描繪。既涉賈瑞，不妨試以賈瑞為例。賈者，假也；瑞者，吉祥也。合起來，是不是一個虛假的吉祥？這是一種世相，乃意淫之物。再看其字，曰「天祥」，與姓合成為「假天祥」，仍是一幅社會假象。不用多說，明眼人一看就能明白，「賈瑞」其實是一種社會假象，乃當時社會的一個符號，是作者刻意設計的。旨在「借熟悉之人，演悲歡之事，抒一己之情，辨興亡之理」。因此，他那個「寶鑒」豈僅限於說說「風月」？分明指的是乾坤，說的是世道，論的是興亡！此即是說，賈瑞不到一年工夫迅速患齊的那些個「貴恙」，哪是什麼個人的心病、身病？實乃封建時代之痼疾，沒落社會之沉疴是也。明白了這一點，其餘皆可不言而喻。賈瑞各種藥「吃了有幾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靜」。不消說，這是暗喻腐朽社會病入膏肓，已經無藥可救了。賈瑞拿著「風月寶鑒」，不願看那治病救命的反面，還大罵「道士混賬，如何嚇我」。這就是說賈瑞(即作者描述的那個社會)拒絕救治，如有可能，他還要仗仗府權勢將那道士拿辦的。明明可以治病救命，賈瑞卻不願看那反面，還大罵道士，所為何來？原來，那裡頭立著一個骷髏。骷髏嚇人，噁心人，當然沒人喜聞樂見。然而，道士交代得清清楚楚，只能照這一面，且不出三日「管叫你好了」。由此可見，此骷髏非彼骷髏也。或者說，它哪是什麼骷髏呢？在賈瑞眼裡，在老爺們眼裡，它是骷髏。可在清醒者眼裡，在百姓心中，它乃是拯救社會的苦苦良藥，是批判

現實的逆耳忠言，是「揭出病痛，引起療救的注意」的嚴厲批判，是素面朝天的真理。它不可能搔首弄姿去邀寵，不可能花枝招展去媚俗，當然也就不會「常得君王帶笑看」了。賈瑞不願意看，可謂人之常情，再正常不過了。那正面，道士一再告誡「千萬不可照」，可賈瑞卻忍不住一次次要看。那裡頭有他朝思暮想的美人鳳姐，人家正風情萬種地招手叫他進去，你叫他不看？一進去立馬做成則個，翻雲覆雨，好生快活；你叫他不看？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溫柔鄉裡走，哪管爹和娘；你叫他不看？呵呵，這就好比那奴才投其所好樣，主子哪有不開眼笑的？吹鼓手在那裡獻歌獻舞，千嬌百媚，鶯啼婉轉地高唱趕上盛世享太平；世人見過無數，可有誰見過主子打人家板子的？太陽還從西邊出了呢，沒那道理！阿諛逢迎，便是那鏡子中的美人鳳姐，翻翻教科書，沒幾個老爺大人不是在這上面栽跟頭翻船的。曹雪芹刻畫得入木三分，賈瑞忍不住一次次要看，看一回齷齪一回，看一回巨創一回，如是幾次三番，直至油乾燈熄。不難看出，賈瑞之亡，哪是什麼人的肉體之亡？實乃天下之亡，王朝之亡是也！賈瑞死了，賈代儒卻歸罪於「風月寶鑒」，要把「妖鏡」燒了。這就很有點可悲。他既不去研究「妖鏡」正反兩面有何區別，也不問賈瑞有沒有按照道士的吩咐去做，而是一股腦地歸咎於鏡子，你說這賈代儒是不是腐儒一個？賈代儒要燒「妖鏡」，卻不期鏡內哭道：「誰叫你們瞧正面了！你們自己以假為真，何苦來燒我？」這一哭何其耐人尋味！是啊，誰叫你們瞧正面，自己以假為真的呢？「假作真時真亦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歷史朝前走，世道輪迴中，人們見得多了。可世界大潮，轟轟烈烈，洶湧澎湃，為何偏就賈瑞們「以假為真」呢？最後一點，跛足道人說，風月寶鑒是專給那些「聰明傑俊」、「風雅王孫」看的。言外之意，升斗小民，芸芸眾生，看這玩意沒用。道理也是明擺著的：草民百姓，蟻穴棲身，人微言輕，看又如何？不看又如何？而聰明傑俊、風雅王孫，多居廟堂之上，國家之前途，民族之命運，風氣之清濁，往往就在他們的一念之中，看不看風月寶鑒，怎麼看風月寶鑒，顯然跟他們關係大着呢！那麼，風月寶鑒到底是何物呢？其實，它並不神秘，也未必神奇，更沒有消失。它就在人們身邊，就在社會生活裡。它就是滾滾紅塵；它，就是世道人心。說到這裡，誰都已經明白，紅塵乃是「風月」鑒，裡面既有「美人鳳姐」，也有畏人「骷髏」。這很正常，沒什麼可奇怪的。問題是，如果堅持以假為真，自欺欺人，就算把鏡子砸了燒了，那又能救得了誰呢？



電視劇《紅樓夢》中的賈瑞。 網上圖片

杜亦道 阿杜

有一種魚相信香港極少人吃過，但當年對於我們航海人來說，海員在海上動輒十天半月的航期，吃的多是冰凍冷庫東西，能有些真正新鮮的鮮魚吃便列入飢不擇食的好東西。這種在岸上難以一見的魚，便是太平洋中央地帶夏威夷熱帶地區的飛魚。此種飛魚貌似肥身的牙帶魚，每條重二至三斤左右，當年船過太平洋夏威夷海區，駛向巴拿馬中途，熱帶海區風平浪靜水面炎熱，不少海豚成群躍躍在水面追船，許多時就有一群飛魚也來追船，牠們很有競賽之心，常有從船右舷飛越過左舷又落回大海，但因船身甚闊，許多飛不過的就被嚇得墜落在船板上，牠們在揮扎之時，我們船員就用大桶撿起扛入廚房，砍去尾翅宰肚洗淨切段，用加量之蒜頭洋蔥豉豉炒再加醬油大薑紅燒，此種魚腥味很重，燒透之後倒有鮮美魚味，偶爾一兩頓好過冰倉凍肉多了。

可遇難求

飛魚可遇不可求，吃過的機會也不多，吃過多年回憶那陣鮮腥之味也是難忘之回味。而航時日另有些送上門之海鮮，如船過中洲巴拿馬運河時，在河口慢速等水漲入運河，船垂垂下大燈便有追光之鳥賊墨魚追燈而上，常常垂下捕魚小網可以捕一條條大墨魚置於船上，這些大海賊魚有十斤左右，放在大盆中放墨墨而炒或椒鹽口好吃，這些也是自投羅網之新鮮海產，不吃白不吃，船員也有把大墨魚冷藏了留作到埠後送給碼頭工人作「手信」。老海員面對大墨魚會有點膽量，大隻的墨魚往往有半人高，撇在大甲板上掙扎不停，口中噴出哇哇叫的聲音，聽得似小孩之哭聲，有些初級船員不忍心便放回大海去，白費了美食也。航海人把船從甲地駛向乙地是目的任務，因此在海上可得的便宜東西並不多，我們曾在南洋婆羅洲載木材回日本，在波羅洲西里海上很多厚皮沙魷魚，刺了厚皮才能紅燒或清蒸吃，十分清鮮好味，這些魚多到成群湧擊船邊，放下魚鉤在水面大力一拉扯便有沙魷魚上鉤，不必下魚鉤也可釣到大桶鮮魚，也是可遇不可求之美食，令人相當懷念。

演藝影 小蝶

我滿以為那名女觀眾被人直斥其膠聲聲擾人後會就此停止取零食來吃，誰知數分鐘後她又故態復萌。即使坐在她前排的觀眾頻頻回頭望她，她仍繼續發出噪音。我嘗試了解她的心理，也許她在發洩。為何我會知道？因為當我被迫看兩小時的劣劇時也很需要發洩。好不容易終於捱至劇終，當某兩名演員謝幕時，那班本來早已拍得東西倒的長者觀眾竟突然拼命鼓掌，其他的支持者亦喝起彩來，狀其非常欣賞。導演在台上問觀眾是否演得精彩時，這班人更大聲叫好。這個場面令我忿怒：我是專程來看專業的演出，而非一些用來娛樂親戚朋友的業餘表演。他們來自娛樂親戚朋友的業餘表演，因為他們指鹿為馬，習非成是。這個場面亦叫我驚恐：因為他們令我領悟到只要有一班人集體有或無意識地吶喊助威，壞的東西可以立即被點石成金變成良品。此劇的演員不會有機會知道自己的表現有多不濟，因為這些以謊話造成的幻象和不公平的掌聲足以令他們相信自己是表演天才。導演更是興奮莫名，直在台上同場加演十分鐘「導演的話」，吹噓自己的劇團、演員和製作，同時仍不忘埋怨政府不資助他們(政府若連這樣管家的劇團也資助，我們每年定要多繳十倍的稅額)。我滿以為我終於捱過全劇，誰知還要再忍受導演的「演出」。坦白說，那時我真有衝動想向台上大叫：「你說夠了沒有一！」

此山中 鄧達智

姬絲汀·杜寧頓 Christine Tunington，以其獨特純淨的素顏出任二〇一二至一三Espiró代言人，在香港的大型廣告隨處可見，紅鶴海底隧道入口處尤其明顯。品牌大營的德國更加鋪天蓋地，繼上一任代言人巴西美女，當今世上至貴超模Cecilia Bendahan之後，由上世紀九十年代至貴超模Cecilia Bendahan，只有三歲盛年接棒，幾代超模名模中，只她擁有素淨之美，Espiró利用這抹形象示眾展現品牌舒坦自然方向，縱使她的面孔在傳媒網絡已風行超過四十分之一個世紀，感染力未見消減。Christine的形態來自早自十六歲入行便不斷修飾的體態上最完美，完美左右平衡臉孔，由內而外之美：跟她的同期的超模有點不同，大姐大Anita的美在骨有型，在霸氣。Cecilia的美在健壯，在性感，在All American。四分之一華人血統黑珍珠Christine的美在神秘，在甜滑不滯人肉感。德國再生碧姬巴羅Christine的美在性感，在明眸皓齒。出身貴族，祖父父母為蘇丹公爵及夫人的Vivien Tennant美在中性，在沒歲月限制，在從心散發的貴族氣質。丹麥秘魯混血美人Helena美在共存的北歐開放及南美異邦韻味。前法國總統夫人，小野貓Cécile Bismuth美在文化藝術氣息濃厚又兼奉性感本質，讓男人難以克制。從小可憐到超模中的超模Kate Moss的美在平民，在缺陷，在完美，在惹人憐愛氣質。很少有人形容Christine，她的完美玫瑰花瓣唇為她贏得Richard、Chanel、Cartier、Kenzo及現在還出任代言人的美寶蓮等等香水及化妝品以積累超過千萬美元廣告合約。三圍身段也屬炸彈，大師Andréa鏡頭下，她在Pirelli著名的名模月曆也曾領銜，但卻化身萬千千秋永恆完美代身像維納斯。她的高雅清麗不會讓人想入非非，縱使女人也不會對她排斥嫉妒，反而加入讚一句：「真美！」美人史上，相信只有前輩氣質完人柯德莉亞萍才能獲得相同的男女共讚、欣賞，而非思維上始亂終棄的運氣。

台上台下一團糟 (二)

我滿以為那名女觀眾被人直斥其膠聲聲擾人後會就此停止取零食來吃，誰知數分鐘後她又故態復萌。即使坐在她前排的觀眾頻頻回頭望她，她仍繼續發出噪音。我嘗試了解她的心理，也許她在發洩。為何我會知道？因為當我被迫看兩小時的劣劇時也很需要發洩。好不容易終於捱至劇終，當某兩名演員謝幕時，那班本來早已拍得東西倒的長者觀眾竟突然拼命鼓掌，其他的支持者亦喝起彩來，狀其非常欣賞。導演在台上問觀眾是否演得精彩時，這班人更大聲叫好。這個場面令我忿怒：我是專程來看專業的演出，而非一些用來娛樂親戚朋友的業餘表演。他們來自娛樂親戚朋友的業餘表演，因為他們指鹿為馬，習非成是。這個場面亦叫我驚恐：因為他們令我領悟到只要有一班人集體有或無意識地吶喊助威，壞的東西可以立即被點石成金變成良品。此劇的演員不會有機會知道自己的表現有多不濟，因為這些以謊話造成的幻象和不公平的掌聲足以令他們相信自己是表演天才。導演更是興奮莫名，直在台上同場加演十分鐘「導演的話」，吹噓自己的劇團、演員和製作，同時仍不忘埋怨政府不資助他們(政府若連這樣管家的劇團也資助，我們每年定要多繳十倍的稅額)。我滿以為我終於捱過全劇，誰知還要再忍受導演的「演出」。坦白說，那時我真有衝動想向台上大叫：「你說夠了沒有一！」

素淨姐絲汀 (上)

飛魚可遇不可求，吃過的機會也不多，吃過多年回憶那陣鮮腥之味也是難忘之回味。而航時日另有些送上門之海鮮，如船過中洲巴拿馬運河時，在河口慢速等水漲入運河，船垂垂下大燈便有追光之鳥賊墨魚追燈而上，常常垂下捕魚小網可以捕一條條大墨魚置於船上，這些大海賊魚有十斤左右，放在大盆中放墨墨而炒或椒鹽口好吃，這些也是自投羅網之新鮮海產，不吃白不吃，船員也有把大墨魚冷藏了留作到埠後送給碼頭工人作「手信」。老海員面對大墨魚會有點膽量，大隻的墨魚往往有半人高，撇在大甲板上掙扎不停，口中噴出哇哇叫的聲音，聽得似小孩之哭聲，有些初級船員不忍心便放回大海去，白費了美食也。航海人把船從甲地駛向乙地是目的任務，因此在海上可得的便宜東西並不多，我們曾在南洋婆羅洲載木材回日本，在波羅洲西里海上很多厚皮沙魷魚，刺了厚皮才能紅燒或清蒸吃，十分清鮮好味，這些魚多到成群湧擊船邊，放下魚鉤在水面大力一拉扯便有沙魷魚上鉤，不必下魚鉤也可釣到大桶鮮魚，也是可遇不可求之美食，令人相當懷念。

百家廊 張衍榮